

木
十
秋
海
默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海默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 仨

插 图：卢 沉、周思聪

海 默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5.75印张 1插页 305千字

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定价1.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共包括十四个短篇，一个中篇。其中有的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和事的回忆，有的是对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英雄人物的讴歌。中篇《突破临津江》则以一个军为中心，从对各级指挥员的周密部署到广大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作战，都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划，从而反映了中国人民优秀儿女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们不畏困难、不畏牺牲的崇高品质。作者无论在回忆还是在描写中，都是激情洋溢，与读者肝胆相照。读着这部书，随时都感受到作者滚烫的热情和对祖国及祖国人民强烈的爱，同时也使人体味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得来不易，我们都应该满腔热情地热爱她、建设她。

一本没有写完的书

——序海默作品选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做了一件及时的和有意义的工作：分别编选和出版了海默同志生前创作的小说和电影剧本等作品。这件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了解：作为一个具有炽烈的革命热情、旺盛的创作潜力、敏捷的艺术才思并且是正当盛年的作家，海默同志在他短短的创作生涯当中，为我们创作了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题材上如此广泛多样、艺术上又是绚烂多姿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海默在怀着真挚的感情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去之后，以往往是十分惊人的写作速度创作出来的。没有人给他规定具体任务：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但是，恐怕是出于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活和解放区生活所养成的一种习惯：在他酝酿着创作时，他总是自然地，甚至是本能地使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与人民的沸腾的斗争生活密切地连结在一起。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于人民生活的广泛而丰富的兴趣和知识，对于各种社会生活和人物的广阔而深入的观察和容受能力，对于各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孜孜不倦的永不休止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切，加上他那种或者可以说是独有的性格特色：热忱到近于奔放，顽强到近于固执，单纯到近于

天真，随和到近于大而化之，粗犷到近于不拘细节，严格到嫉恶如仇……。这一切，使他在文艺界获得了一个完全是不含贬义的称号：“多产和快产的作家”。他写得快，写得多，写得及时，写得热情；这里我们必须还要加上：他写得严肃。粗制滥造和他是无缘的。他的作品，是我国革命战争生活和革命斗争生活的真实、及时和生活的记录和写照；这些作品，尽管并不都是毫无瑕疵的，尽管某些作品还存在着逐渐走向成熟的印迹，但是，它们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回响着历史的声音；它们可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家和战士的一颗火热的跳动的心，这却是确切无疑的。鲁迅在谈到他一位蒙难的战友的遗作时，曾经说，它“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时代虽然不同了，但就对于人民和敌人爱憎分明的革命真情来说，我想，也同样适用于海默的遗作。他的作品，对于人民和革命事业的爱，对于阶级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憎，从来都是卓然矗立、旗帜鲜明的。当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是随着他对于生活的执着的坚定的探索而不断发展和深入。早在五十年代后期，通过他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切体验和观察所创作的《洞箫横吹》，无论在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斗争生活的矛盾与斗争方面，或者是在勇敢地揭露阻碍生活前进的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富有深刻的教益和现实意义的。

也许有人会说，海默还没有写出可以称得上是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来。我要说，就某一部或某一篇作品来看，我

们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评价来；但是，就海默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创作实践当中给我们作出的辛勤而坚实的文学贡献来看，就他的题材、主题、形式、体裁的众多和丰富而引人注目来看，就他通过多种形式和笔法所塑造和描绘出来的社会生活的繁复生动、人物形象的多彩多姿来看，海默一生中（他只有短短的四十几岁的年华）给我们文艺事业所增添的木石砖瓦，所作出的宝贵贡献，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革命者，都是不会加以贬低和抹煞的。他的不幸早死，更为我们带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要是他能够幸免于难，要是他能够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中挺了过来，以他的旺盛的精力，炽热的激情，洋溢的才华，他将要为我们创作出多少富有战斗性的饱含着浓烈的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来啊！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见容于万恶的“四人帮”，他们用卑劣的手段，残暴地杀害了他。

我不愿意使这篇短文写成一篇回忆性的文字。对于“四人帮”统治时期的回忆，常常是蒙着使人不胜悲愤和不愿回顾的斑斑血迹的。但我还想就海默作为一个人、一个战士、一个作家所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再说几句话。

我同海默相识于抗日战争中期的延安，那时我们是同学。由于班系不同，所以交往并不多。仅仅由于一个共同点：我和他都是来自北京的青年学生，有着大体相近的经历，而使我同他有所接触。我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好的，除了他经常流露出来的一种溢于言表的豪爽之气以外，我从他的剧作（那时延安正演出他青年时期的话剧《粮食》）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光彩感到了他有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反映能

力。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同他有断断续续的来往；我同他无论在气质、性格上，或者作风癖好上，都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在许多有关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上，我们是能够进行倾心之谈的，同时也是可以进行坦率的甚至是互不相让的争论的。我们性格不同，但互相信任，就象信任我们的许多关系密切的同志和战友一样。

海默对我的吸引力，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由于他自全国解放以后，就成了一个以善于搜集和搜罗各种知识性和资料性书籍而令人羡慕的藏书家。在工作之暇，在他那图书室兼书房和卧室中盘桓逗留上一个夜晚，对人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而不幸的是，虽然我曾经在海默的那一排堆满了书架的房间中度过了一些愉快的黄昏和夜晚，但是，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的短暂期间，我同他之间进行的那些令人悲愤、惶惑、痛苦的谈话，也是在这些迷人的书架之间进行的。那时，我和他以及几乎我们全部的朋友和同志，都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只有在那种冒险的秘密情况下，我们之间才能互相寻找机会倾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有一次，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几乎我们所知道和认识的老同志全都诬蔑为“黑帮”的日子里，我和他藏在书架后面，交换对于革命前途发展形势的看法，他用那种从牙缝中迸发出来的充满了憎恨的低沉声音，向我痛斥着江青、张春桥一伙人的丑恶历史和反动行径；这个性格坚强的铁汉子，在诉说中突然不可抑制地热泪流淌。“如果是公开的敌人，”他说，“我可以豁出去这个脑袋和他们真刀真枪地拚，就象抗日、打老蒋一样，毫不含糊。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伙人，明明是鬼，却

打着党的招牌，你不和他斗，他就要搞垮你，这可难死我了。”然后，他从书架底抽出一本刊载着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照片的画报，用鄙夷的眼光盯视着，自言自语地说：“就让这个人，让她夺了党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接着，他又难为情地擦去脸上的泪水，强带笑容地说：“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

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海默生前最后一次对我所讲的话，但反正不久我们就几乎同时都失去了自由。有一天晚上，一个以打人为能事的造反派小头目带着幸灾乐祸的声调告诉我海默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他还没有忘记添加一句威胁性的话：“要不老实，海默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他在这里指的“你们”，除了指我以外，还包括了当时同我先后被“隔离”的郭小川、侯金镜等同志。我当时几乎没有注意他所讲的后一句话，这霹雳轰顶般的消息使我在一时间几乎失去了知觉；黄昏，我把这消息悄悄告诉了小川；我们当时所能作的事情，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用毛巾盖住自己的脸——因为那时公开为战友流泪是不允许的，而我们也确实不愿意让那些为此而兴高采烈的人看到我们的眼泪。

在许多晚上，在我眼前出现了海默的含笑的脸孔——那是一张热情、坚毅、粗犷而又带了某种孩子似的天真稚气的脸孔。当时，我想的主要是——他们又扼杀了一个多么善良正直，多么富有革命朝气，多么富有艺术创造力和进取心的优秀战士！

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海默的遗作将要以崭新的面貌和广大人民见面的时刻。此时，当我在

午夜的灯光下为他的遗作写下这简短的文字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凝聚着一种混杂着兴奋、激动和悲痛的感情。我为海默的作品能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四化而奋斗的伟大长征中增添一分精神力量而高兴，他的作品大都是明朗健康的，鼓舞人心的，发人深思的，有益于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和情操的。有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瑕疵和不足，也足以引为我们一些年轻作者的镜鉴。

作为一个过早地被夺去了生命和创作权利的优秀作家的作品，我们应当把海默的创作选集看成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海默本来是可以更加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所前进的，倘若天假以年（当然这指的是倘若他能从“四人帮”的迫害中生存下来），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感情，他的丰富、厚实的创作潜力，他的健壮和充满活力的体力，他的不知疲倦地对于生活和创作的追求，肯定可以使他能够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道路上大展宏图，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为他生前所那么热爱的革命人民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

这本没有写完的书，应当由我们，也由年轻一代的革命作家继续写下去。

冯 牧

1979年5月于北京

目 次

我的引路人.....	1
报 仇.....	24
深山里的菊花.....	32
四嫂子.....	40
忆夏庄.....	66
盐.....	82
柳 条.....	94
革命伙.....	102
追.....	115
马.....	132
联合收割机的威力.....	158
从城里来的姑娘.....	169
森林中的足迹.....	182
云中人.....	238
突破临津江.....	253

我的引路人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老马。

想到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想到我能够有革命者的骄傲，特别是想到自己的心灵里还保持着一种正直和崇高的情感，首先我不能不想到老马。

老马同志，你现在在哪里啊？

1

1941年春天，我们四个人，离开沦陷的北平到解放区去。

那时我们都是育英中学的学生。临出发的前一天，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把我们四个人找到一起，地址就在育英四院小楼后面那个夹道里。那时同学们正在操场上作游戏，我们的心早飞到那轰轰烈烈的抗日事业中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按照昨天下午规定好的路线，到前门登上公共汽车，出发奔向小汤山。

汽车中的乘客不多，而且只有我们四个是学生打扮。

这次出发，我们准备得都很充分。有人问，我们就伪称到妙峰山去进香。每人带了一个小行李包，此外还带了些

罐头、香肠和面包。为了增加“卡路里”^①，使走路有力量，我昨天下午没吃饭，全部吃的鸡蛋，到今天为止，我已吃了二十七个鸡蛋了。因此，上了汽车之后，不断地打嗝儿。

这一天的天气不算坏，过了芦沟桥，晨雾就消退了。要不是汽车不断播扬着尘土，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可以欣赏一番的。

小汤山这地方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听说这儿风景很幽美，可是迎接我们的却是日本大兵的盘问。

幸亏同行的郭同志带了一只“挨克发”照像机救了我们的驾。日本人都爱照像，尤其是这些驻军，大概也闲得无聊，一听说我们可以给他们照像，这七、八个大兵立刻就在他们驻扎的一个学校门口拉开了架式。个个都是一号的姿势，挺直腰，瞪着眼，两手扶住两膝坐下来。我看着很想笑，觉得他们都象城隍庙里被大雨淋得褪了色的小鬼。郭同志的照像机里并没装胶卷，因此他也很慷慨，照了一张又一张，折腾得这些日本兵出了不少洋相。照像后，我们又送了他们几个罐头。厨川白村写过：“乡绅的日本啊！”，这话有些道理，起码这几个人是爱小便宜的。就这样我们取得了旅行的自由，这自由直到后来有位警察来拦阻我们往山里走时还发生着效力。我们告诉警察说：“日本人答应了。”可是这位警察更精，他却说：“好！去吧！我明白你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给我捎个话，问八路好！”

从小汤山温泉进了山，根据路线我们必须出村后见到

① 卡路里——英语，热量的单位。后来，人们也常用作热量的代称。

第二个山口往左拐，在那儿，有人等我们。然而我们这些人都对“山”太不了解，什么叫山口，对我却是抽象的，当见到具体的山时，觉得到处都象山口，于是一下子就走入歧途了。

我们进了山，很久也没发现迎接我们的人。恰巧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声巨响。还没等我们分辨出这是什么声音，这种巨响却越来越近，越来越震耳了，接着，在我们身旁不远发生了两次激烈的爆炸。幸好这时看见远远有一处人家，我们忙奔他们家躲避。这家是养蜂的，他们告诉我们刚才的声音是日本人在打靶。

象我们这样打扮又带着这样些行李的人，一下子被院里的人包围起来了。人们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是戒备，纷纷盘问我们的来历。我们当然是照着老话说：“到妙峰山去进香，走错路了。”我们一面讲，一面请他们带路。这时，走出一个青年说：“好，我正要找我哥哥去，跟我走吧。”

“这是个什么人呢？我们能跟他去吗？”这个矛盾对于我们几个人是重大考验，有人就胆怯了，想返回去；有人坚决主张冒险往前走。我们几个人开了个小会，最后决定随他去，不过我们提出个条件：不能走村子，只走野外。

现在想起来这个条件是十分幼稚的。如那人有问题，一下子就暴露我们的身分了；如无问题，走村内又何妨。更幼稚的是我在路上还偷偷揣了一块尖利的石头，准备发生意外时把那人打死，结果这石头只使我增加了些负担。

从养蜂场走出不远，那位青年就回头对我们笑起来。他走两步回头对我们笑一笑，笑得我们止不住心跳。那时

觉得这个人狡猾极了，好象他的眼神都是阴险的。

又走了一阵，他又回头向我们笑了笑，然后他先坐了下来：“歇歇吧！”他说。

“不！咱们快走吧！”我们说。看，我们这话仍然是那样缺乏经验。

“算了！别怕了，前面没有日本人了！”

他这一说，我们都楞住了，这使得我们更狐疑不定了。

那个青年又扫视了我们一眼，然后说：“你们放心，我兄弟也在那边。”

“哪一边？”我们问。

“还能有哪边！”他说。说完他站了起来。我们更加莫名其妙，都想打退堂鼓了，可是谁也没办法再提出这个问题。

后面一段路走得更叫人担心。拐了几个弯之后，他竟把我们领到了一个村子边上。我一看，突然心跳起来，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中摸到了那块石头。“不行，我们不进村里！”其他几个人也提出了意见。

青年温和地笑了笑：“你们放心吧，马上就要爬山了，要是不先喝口水，一步也走不了！何况，你们也得吃点饭啊！”

可不是，现在已经晌午了，我从早晨起来，除了五个鸡蛋，别的任何东西也没吃。可是，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他会是接我们的人吗？如果是接我们的人，为什么又不打规定的暗号呢？

反正，人到这种关头，都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气，我们就这样随他进了村子。他领我们进村后，找了一家菜园让

我们歇下来。他说他去为我们烧水，让我们在木床上先睡一觉。但没有一个人敢睡，奇怪的是这时我们四个人谁也没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那时我只是直瞪着眼看着门外，等待着进来一批日本士兵或警察。而且对策我都想好了，他们一定先叫：“举起手来”，我就一个箭步，先踢倒一个人，然后抓过一条枪来和他们硬拚。天晓得我这愚蠢的计划，我那时连枪还都不会放呢！

停了一会儿，我听到了铁器的声音，我的心通通跳起来，我不自觉地一把抓住了郭同志的手，我发现他的手也在抖着。稍停，果然一个持枪的影子从纸糊的窗子上出现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跳下地来。这时，哗啦一声，门一推，青年一步跨进来了。

“你们为什么都不睡呢？”他笑着说：“看，这下子好了，我借来一支土炮，可能咱们要赶黑路，小心有狼！”

他说完这些话，大概是发现我们不信任的眼光了，于是他走到我们跟前问道：“你们认识老马吗？”

这更是奇怪的问题了。“老马是谁？”我问。

“你们这些人都归老马接送！”他说着又出去把一壶开水提了进来，“喝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老马往小汤山那边去了。你们没听说过老马吗？嘿，顶顶大名的老马，这一带老百姓没有不认得他的，连小汤山的警察都认得他。他从来是带着二把盒子随便出进。谁要检查他，他就拍拍盒子枪：‘带着呢！’我猜老马是接你们去了，为什么没碰上呢？”

他虽然这样说，我们还没敢承认我们是干什么的，然而他的话却使人想起我们早上遇见的那个警察。要真是老马

去接我们，那位警察也许会告诉他吧？他也许会很快赶回来吧？

我们对这位青年虽然还不信任，但对没见面的老马却开始有了信任。

2

往年，这个季节，妙峰山上的香客早该络绎不绝了。儿时在北京街上看见的那些少林五虎棍的行列，那些包着黄头巾、胳膊和腿上穿了纺车锭子的善男信女，听说都是到这儿来的。今天我们连一个香客也没看见。唯一的信徒却是我们，然而我们不是佛家的信徒，却是共产党的信徒。

我们终于还是担着极大的惊险随着这位青年上了山。又走了一阵之后，由于这青年讲的老马的故事，我们就从抽象地信任那位未见面的老马转而信任这位青年了。

上山一路出的洋相是不少的。从相信了这位青年起，我们就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最初虽然有点累，但还有余力欣赏郊外的山景。我记得我还有意无意间掐了不少小黄花，准备献给在我们身后突然追来的带路人——老马。可是又走过一程，我们身上背的东西不知不觉都转移到那位青年的肩上去。说来也可笑，开始青年要帮我们背，我们还有点自尊心，等到后来，这自尊心就被疲劳代替了，都盼望他先替自己拿。人到了不能顾全自己的时候，就连自私也不想掩盖了。

幸好妙峰山的路全部是用石块铺成的阶梯。到最后我们几乎是每爬一阶歇一下。慢慢地，天也黑了下來。这时

我们连那些罐头和零星物品也撒光了，每人只剩下一包衣物。红日完全沉下山头的时候，我们刚看见了山最高处那座庙。青年鼓励我们：“看见没有？八路军经常住在那个庙里。”

这句话颇有作用。八路军这称号，那时对我们是既神秘又富于传奇性。在出发前，我曾看到过上海秘密发行的小册子，在那类小册子上，我见过一张插画，画着延安鲁艺的学生们在听课，画面上的人都穿着军装，有男有女，大家自由地坐着或是背靠背倚着。此外我还记得斯诺的《西北印象记》上的革命生活的描绘。青年这样一讲，立刻感到身上出现了一种奇异的魔力。大概其他同志也这样，我们就借助着这热力一股作气追着落霞登上了山顶。

“八路军在哪儿呢？”我们很天真地问这个青年。

他笑了：“我说的是有时候来。”他说完指指山那边不远的一个小村子：“看见没有？咱们今天晚上住在那儿！”

我们到达那个小村子时已是半夜了，山路看着近，走过来没有准儿。我们到达之后，简直就象个死人一样，也不看看到了什么地方，也不再考虑这位青年可靠与否，倒在老乡的炕上就睡着了。

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这是些什么人啊？什么时候来的呀？那位青年还不住地推着我们说：“快！醒醒吧！醒醒吧！”其实我睁开眼了，然而有点不信任自己的眼睛。这时屋里已点起一盏豆油灯，所有的人都穿着便衣，有的脑袋上戴着礼帽，有的包着手巾，每人身上都有一个灰布袋子，事后我知道这是子弹袋。人们有的